

之京師。因長束正家見豐國公。請曰。昔日鎌倉命臣祖能直。世爲探題。以治豐筑肥前後六州。日隅薩亦屬焉。及嶋津義久。自稱別有探題之授。據薩隅。稍侵日州。與龍造寺筑紫秋月等謀。奪據郡邑。今屬臣者。唯立花統虎高橋紹運。屢有功伐。能自立。筑紫廣門亦請平。前年義久斬隆信於有馬。勢益張。後肥後筑諸豪及秋月長野等皆屬焉。隆信子政家亦納降。其他豪帥皆爭歸之。臣聞其將發兵而圖并臣國。君欲西征。臣請爲前驅。豐公大悅。因問九州諸城主。盡疏

記田祿多少。議割土疆以封歸己者。曰。速降者皆得食故邑。否。盡誅之。前年遣使諭諸豪。嶋津龍造寺首拒命。他豪帥爲其所誑。皆不肯從。今將遣兵討之。然遠州人非有大罪。請降入朝者。得除罪。且遣使薩詰問。若猶不從。以隣國故。先遣輝元進討。卿素與藝爭地有隙。自今而後。宜和親。僇力西討。立花統虎以下諸已歸附者。卿自以予言命之。乃賜分土書。豐侯歸。以豐國公命諭諸豪。少有從者。豐國公又使仙石侯秀久諭薩。薩人不從。囚使者能呂傳右衛門。至十

二月使之浴。將斬之。士拔刀入浴室。傳右衛門素趨勇。投浴盤擊之。仆。因破牆逃。躑走十里餘。一身悉凍。浴河更走。不復覺寒。遂得達豐界。九州治亂記○蘇光按。大友興廢記立齋舊聞記並以豐老侯往京師。為天正十二年。似是。

豐國公命藝侯毛利輝元伐九州。黑田侯孝高宮本豐盛為監軍。公及松蔭公聞之。議曰。關白征九州。宜請為導。當是時。士專事戰鬥。不嫻辭令。松蔭公召增時曰。我欲聘上國而乏使。卿雖老。強為我行。對曰。敬諾。松蔭公大悅。以梅岳公有遺命。賜立花氏著屬籍。

且曰。成家既為我妹婿。亦宜稱立花氏。別使其子弟為薦野丹治二氏後。增時固辭。後數年成家初稱立花氏。增時將行。加賜食邑。與天叟公使者村上志摩行。至大坂。因黑田侯以聞。豐國公悅。將見之。黑田侯問增時曰。吾子何所齎。增時曰。具棉布二十端。黑田侯笑曰。此太儉薄。西州人未習上國儀禮。乃買束帛為贄。增時因欲以棉布獻黑田侯。黑田侯曰。是宜為吾子贄。以見豐國公。謂二人曰。紹運統虎先歸我。使卿等遠來。忠莫大焉。賜增時以真守刀。今尚藏於家。

志摩亦賜刀。且曰。卿等速歸。堅守無有出戰。以待我師。二人反命。龍造寺秋月聞之笑曰。紹運統虎請援上國。道路遠遠。何時能到也。薦野家譜

六月。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等。總肥筑豐五州之師四

萬人。伐勝尾及巖屋立花。嶋津家久新納忠元。嶋津世祿

記。忠元將攻前筑。木入祈道本田肝付等及日隅薩之師三

萬人伐豐。豐侯義統告急大坂。豐國公使土

佐侯元親以南海之師援豐。藝侯以山陰山陽之師

救巖屋立花勝尾。黑田侯孝高宮木豐盛與藝將吉

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謀。措置西事。又命世子秀次大和侯秀長代己西征。悉發攝以西兵。元春隆景軍於時枝。孝高豐盛軍於赤馬關。防長二備石見之師亦尋發。土佐侯軍今張。具舟楫。將航海赴後豐。六月下旬。薩侯次於後肥大津山。軍容甚盛。遣先鋒攻一瀨邑城。廣門力戰不勝。七月六日。城破。薩師傳勝尾崖下。十日。廣門乞降。囚之後筑大善寺。九州治亂記

筑紫兵守寶滿者。聞廣門已降。薩師將攻巖屋。狩野源

覺書。忠棟謂忠長曰。廣門已降。宜班師。秋月種實曰。所以請師。欲伐紹運耳。今紹運尚在。君何以歸為。薩

師遂進。人無固志。吉野源內在寶滿。還言於公。曰。君何不遣公子取寶滿。公曰。宜詢筑紫諸臣。乃使陣九郎兵衛適寶滿。筑紫諸臣相共議曰。公子已爲我婿。婿猶子也。公子果至。誰不奉戴者。九郎兵衛歸報。九州治亂記。筑紫諸臣請曰。我君降薩。一時權宜耳。公子爲我婿。願奉以守寶滿。公以爲統增年少未習事。然寶滿爲敵有。巖屋亦不可守。乃遣統增。筑紫士奉之以保寶滿。公子統增年十五。公以其尚少。且筑紫氏多變詐。召群臣問之。莫敢對。伊藤外記前曰。鄙語有之曰。買鷹百緡。須試之驚。其直不過三十錢耳。君盍試遣公子。公曰善。

七月十二日。使公子統增入寶滿。北原進士陣九郎兵衛中嶋采女北原傳之丞等二十人從之。薩二將使使謂寶滿曰。廣門已降。宜速致城。筑紫臣欲執公子以降。公聞之。命伊藤源右衛門往視之。源右衛門鎮久之。誅有功。以失寶滿見黜。鬱鬱不樂。將遊京師。其族外記止之。已而有是命。人以爲榮。源右衛門與外記及高橋山城等十餘人。藤光按。高橋當作杉山。事見淺川聞書。然山城賜高橋氏。亦不可知也。馳至寶滿。神樂堂門閉不得入。請見。帆足善右衛門。善右衛門自樓上與言。源右衛門

曰來迎公子。請開門。善右衛門辭不得自專。衆相視曰。公豈棄質子耶。時善右衛門子質於巖屋。乃下樓少開門曰。公等且待。我請入議。已去。有馬伊賀勇健有力。排戶直入。衆從之。到神樂堂。筑紫士皆在。源右衛門曰。公等無怪。來迎公子耳。急進執筑紫良甫。拔刀擬其心曰。公始欲奉公子。故遣公子。今將行大逆。以媚於薩。何耶。吾輩來欲相公子自裁耳。公若弗悛。今死。山城等亦各執一人。將刺之。旗崎新左衛門進曰。事宜熟議。請皆納質子與議。乃取質子與源右衛

門。源右衛門置之上宮。留衛公子。公子得免。源右衛門等之力也。高橋記

豐國公賜豐侯書曰。前月二十八日書。以今月十日至。嚮者宗麟還。附示軍令。聞卿已與輝元平甚善。薩人不即撫。予將討之。已命元親父子及四州諸侯爲先鋒。以今月二十日航海。至須與仙石秀久謀。勿有差失。元春隆景爲藝先鋒。授立花巖屋。遣孝高豐盛監軍事。二人已踰海而西。輝元待有報。盡發中州兵。西下。又命秀長秀次。總前備播磨丹波美作紀伊淡路

諸州之兵裝成即發。宜待此輩至。不得輕舉。蕩平在近。卿亦得所欲。餘增田長盛安國寺惠瓊口言。七月十二日。

豐國公賜天叟松蔭二公書曰。得七月九日與孝高豐盛書。曩者示軍令。且諭豐藝薩三國與平。豐藝已受命。獨薩出兵侵勝尾。仍止軍不退。義統往有此報。已遣孝高等行督藝師踰海。與義統謀措置西事。薩人尚在。輝元待有報出師。秀長秀次亦尋發。足以克平兇賊。予已嘉卿輩忠義。事平有以賞之。唯每事相與

謀議。無有疎失。宗麟義統已諭以此旨。亦欲卿輩知之。八月三日。

薩將嶋津忠長至太宰府。軍高尾山。二肥及後筑諸豪皆會。龍造寺政家相良有馬松浦原田等亦使其將將兵會之。凡四萬餘人。秋月種實獨留以備豐府援兵。後筑前豐諸豪多屬焉。九州軍記

薩將使使謂公曰。廣門既降。君收其遺臣。使君之子保寶滿。何耶。寶滿筑紫氏之有。宜速致之。否必伐巖屋。公對曰。君之來。未嘗使一介命僕。猝至太宰

府僕竊惑焉。今又命致寶滿。不知何故。君旣枉師徒。願據城一戰而後定議。龍造寺秋月張雄日久。一旦歸命麾下。廣門身擁強兵不能戰。輒以城降。僕雖不敏。不能爲此。必力戰以効死節也。九州治亂記。高橋記略同。松蔭公使十時連貞請公曰。巖屋卑。兵亦少。不可以當勁敵。上國援兵將過赤馬關而西。不如據寶滿也。公曰。統虎言善。雖然。相時量宜。智者之事也。守節死義。勇士之任也。古不云乎。地利不如人和。寶滿雖險。士衆不和。不可以持久。我之於豐府至親也。

我嘗爲豐府力戰。屢克敵。而天命不佑。疆土日蹙。物莫不有終始。是天喪我家之時也。昔者足利將軍命我祖及仁木一色。爲九州三檢斷。二氏旣滅。我家獨存。九州名族如菊池小貳千葉宗像等。皆滅亡無餘。天之未喪我家。保巖屋。亦可以却敵。天之將喪我家。雖據寶滿。豈能獨免。我已決死。忍棄其守而取奔亡之辱乎。上國援師道遠。何以能及我急。若擇險莫如立花。雖然。方事之殷。二將同保一城。非良策也。且道雪知予。若使統虎得免。我何愛死。我死戰必能支十

日殺敵不下三千。薩師雖壯，喪三千人。其攻立花，必
不能力。立花固，兵亦多。薩人善攻，可支二十日。凡三
十日。上國援兵必至。慎守汝城，勿以我為意。連貞反
命。松蔭公及群臣皆莫不流涕。九州治亂記。九州軍
記。巖屋物語畧同。

七月八日，公與森下家忠原尻左馬助內田鎮家
書曰：攝州歸得附問，此間守城具已備，略免勞心。統
虎於耆老之言，亦能聽受。然以老夫危急，恐有迷謬。
聞攝州言，今已釋然。今日之事，不問寶滿成否，唯當
固守立花，以待中州之援也。參州泉州所規。薦野增
時稱參

河。小野鎮。幸稱和泉。衆士匡輔。君臣和睦。何喜如之。皆先考遺
德之所致。老夫得含笑入地也。仍宜戒慎，莫有怠惰。
聞薩師已及後筑，與立花通問，不過一二日。餘攝州
口言實不復相見。謹白。

十四年，西州喧傳，薩傳檄諭降諸豪。且將攻巖屋立花。
已而果說天叟公降，不聽。六月，薩師入南肥。聞豐亦
有薩寇。公與天叟公謀，宜請援豐關白。他無可為也。
天叟公使村上日向。薦野家譜
作志摩公使立花增時之上
國請出師。七月，薩師軍於太宰府。又使人說天叟公。

不聽。於是薩兵圍巖屋。立花男女皆哭。二十七日。巖屋失守。天叟公及群臣皆沒。聞者無不垂涕。豐前覺書

巖屋山不甚高。東南陡絕。登攀極艱。堰澗水入城。雖大

旱不涸。山腹巨竹叢茂。北連四王寺嶺。巖石險阻。西

接坂本國分寺。山谷相屬。牙城下至羅郭。穿塹築堤。

樹柵其上。高處懸大石。敵來輒下擊之。雜取九州軍記巖屋物語。

七月十四日。薩軍進圍城數匝。鼓譟。城兵亦譟應之。敵

推束竹爲盾。四面排銃繼發。起自午至亥。起自巳至

子。烟火晝夜不絕。銃眼爲敵丸亂射。不得開。火箭射

城中。屋廬皆焚。城中亦多善銃者。外兵舍盾鹵進者。

皆中丸死。薩將令曰。中州援兵將至。宜速定九州軍

士蟻附。內外旗幟相接。城兵比敵軍。不過百之一二。

素分必死。莫有退者。或立堞間。招敵與搏刺殺之。二

十六日。羅城破。退保第二三郭。羅城上曰。虛空藏臺。

其南爲正門。成富左衛門。達治右衛門。中嶋隼人等

五十餘人守之。西南則屋山。種速屋山。羽右衛門陣

。二九郎。今山六兵衛。帆足備後。九州軍記作筑荒川

隱岐等八十餘人守之。風呂谷則土岐大隅關內記。

其東則伊藤八郎山下九兵衛田原運澤赤坂運鐵等六十人守之。高橋越前伊部九花土岐龍甫高尾福嶋等三十餘人守秋月口。村山刑部茂松兵部等十八人守汲道。三原紹心柳瀨參河深但馬馬渡良虎轟木三介等八十餘人守百貫嶋。弓削了意弓削善右衛門大町備後等五十人守北門。菟尾麟可菟尾大學木村新右衛門等三十餘人守第二郭。公與百五十人居牙城。薩師請止矢石。有一人自稱新納藏人。呼曰。願與城中士言。公登櫓。陽稱麻

生外記。問所欲言。

孫光按。天正十二年。梅岳天叟二公使麻生外記於豐府。蓋其人嫻

辭令。爲人所知。故公陽稱其名也。

藏人曰。子君以寡當衆。可謂守節

不忝其職。雖然。僕聞義士不爲不仁者死。豐侯崇異教虐士民。故每戰不利。土壤日削。如我君不然。施德愛衆。九州子來。故戰莫不勝。已并八州。以僕觀之。子君不如早降之爲愈也。公答曰。吾子之言不足。以告寡君。僕當代對。人之盛衰。譬如草木。榮枯莫不有時。時苟不利。雖有德慧。亦無如之何。棄義取利。臨危苟免。是寡君之所不爲也。敵兵聞者皆無不感。